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小山類稿卷十四

明 張岳 撰

記

交翠亭記

南京大理評事次厓林君茂貞卜宅于都城之東北隅某往造焉度石橋循流水立馬楊陰下叩門久之始覺有人聲蓋雖直闤闠而幽邃僻静車馬弗喧殆類山林有道之士所以

遠俗而全其貞者焉乃闢其東夾室以為小齋蓄古今經傳子史數十種外接廳事之霤舊亭稍完葺之亭外隙地數步藩以竹籬雜蒔花卉蔬果四時生意盎如也次庢祥刑之暇退坐是亭黙驗天理流行之機亦有與之相契者乃取交翠之語名之法濂溪也夫濂溪之學已極于明通公溥之妙矣而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所以體驗涵泳此心者又如此固非初學之所敢議然即所謂自家意思者而深思之亦可悟求仁之端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

心夜氣之所息則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心之本體妙用隨在昭著惻隱發乎其動者也夜氣存乎其靜者也皆所謂自家意思者也黙而識之操存而擴充之湛湛乎生意遍九垓而無不之者也獨窻前之草與之相契也哉雖然此與異端所爭者毫末之閒爾察之不精求之太驟則陷于揣度作用而從容自得之意微矣次厓讀古人書慕聖賢之道優游弗舍務反諸躬其評獄大理也每以洗冤澤物為己責亦有濂溪意思其知其必

無是失而亦不敢不告

雅菴記

正德庚辰秋家君將赴官英德過金陵進不肖岳滕下而命之曰漳浦林先生寧藩審理逮事寧先君某王翼乎其容論諍猷為必依于古誼不為曲從苟合王重之每有儒雅之褒及後王德不類即致仕歸以雅菴自號曰是寧先王所以教也今老且病矣敢以後人廢前之美先生嘗與我言欲汝為之記小子念之而祖父有大

故于洪都徵先生幾不克殯吾欲報未能以望汝又未能雖然待諸外焉以報吾父子無時可能也語言文字汝或勉焉夫辭不必侈惟其覈不必工要其心盡焉可無憾也小子念之岳拜受退因思是年夏嘗以家君命叙先生宗譜於所謂儒雅者亦微發其梗概矣抑因是有感焉班孟堅漢書述王交王戊之所以存亡而反覆於穆生之去就夫醴酒之為恭怠甚微也奚遽決其去就若是哉穆生固言之矣為道故也以道為去就嗟乎

儒者求聖人之道以蓄諸心而其進退從違非有關於存亡之數亦苟焉而已矣然則是雅奄也亦醴酒也能有為之推而附諸穆生得無有同者歟惜哉世未有孟堅而某言又無以信也先生名塤字某起家太學生其致而歸也以年例進長史

一齋記

五溪豐先生名其燕居之室曰一齋先生起家進士及第踐歷禁苑餘二十年遂掌玉堂之篆身榮且貴矣俄

而國家有大議論先生議不合則率官伏闕下痛哭極諫天子以為狂妄不祥斥戍閩海居且七年常獨居一室其湛然默乎其中者日益虛靜其充然發見于外者日益和粹其靜觀天下之理而自得之者又日益精察而有條蓋其學之所至不以富貴貧賤患難而易其守可謂致一之極矣而名齋之意拳拳不忘又以下問承學之士如不肖者俾說其大義蓋嘗聞之自精一之訓見于虞書而伊尹之告其君亦有協于克一之言百世

之下唯顏子之學為足以及之故夫子語以克巳復禮而決其幾於視聽言動之間所謂一者何也天之理也典禮命討皆天也其體則具于心是故必視聽言動之皆由于禮然後可語典禮命討之皆出于天體驗之未精培養之未厚本原之地反而求之有不勝夫蔽且雜也而欲和衷懋政以一天下之動不幾于自誣其天也歟嗟夫學之不講久矣堯舜禹伊尹孔顏之心其終不傳矣乎某學不知道固未免於所謂蔽且離者豈能出

毫髪意見以發明名齋之意而况先生之高明切實又非有待愚言者故竊推典禮命討之所自出以見先生之學之至於是也雖越在嶺南之外其有繫夫天下之萬變者無端倪也若夫主一之功則先生之所自為者備矣某小子終奚能言是為記

一峯羅先生書院記

故翰林修撰一峯羅先生初入仕即上疏數千言論大學士李公不當起復落職提舉泉南市舶司未幾召回

守資南都即浩然棄歸天下既聞其風而高之比歸杜門講學不以世事屑意而尤嚴其節于辭受取舍之際俊偉明白必欲得其本心而後已故久之而天下益信服焉嘉靖己丑春按察副使萬安郭公持平巡歷至泉以先生嘗謫居于是也而尸祝之典未舉維時郡守顧侯可久以入覲去乃謀别駕李侯文節推徐侯炤得城北叢祠一區請于巡按御史聶公豹斥去昏淫之鬼因舊材稍易蠧壞悉以堅良以三月朔日率郡之人士奉

先生神主而舍奠焉既又治其齋居講堂下及庖湢之屬凡為屋四十間有奇擇士之有志者居之延鄉進士王宣顓職其教是夏顧侯及晉江大尹錢君某至自京師則教士續食之法講求益備而書院之傳可以久而不廢矣夫以先生風烈之盛去之千百載聞其風者猶將低佪嚮慕不能自已而況神靈精爽睠臨茲宇登降出入如將見之有不反身警惕求無愧于先生之心者乎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而推其所為所欲之類至于穿窬同科夫士者之不為穿窬必矣孟子復云爾者幾微審察之間一有未至其陷溺必至是爾是故人茍得其本心也雖嘑爾蹴爾之不受乞人行道之人之心與不受千駟萬鍾者無以異也如其茍焉以遷就于功利而已則桓文之所以扶義而伯良平之所以挾術而謀亦何以異于穿窬者哉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先生所以寧終其身困約而不肯少貶以徇流俗者其不以是歟世或言起復之事李

公入疏辭者十七八矣最後乃屬先生先生辭不究曲若有負李公者是不然夫事之不得乎理而冒為之者使出于庸人與小人中材以下皆得以指摘而議之唯其不幸出于賢者復有賢者為之諱其失而回互之則是非反易人心無所折衷其流弊可勝言哉嗚呼此先生之所深憂也亦唯求得其本心而已矣故并述之以告吾黨之學者

瓊山薛氏祭田記

惠安司訓薛君有孚出其先世譜牒示余自始祖而下各有田以供祀事歲入有常數有孚又為考據禮書正其籩豆牢醴奠獻祀號之事豐不及褻而儉不至慢庶可世以為常者行于家故薛自始遷至于今百數十年大宗之祀世相承也其親未盡之祖與夫主祧而墓存者皆不廢祀寧非以有是田也哉夫子孫之于祖考莫不有無窮不已之心而力或有限先王知其如此仕者既有常禄矣又賦之田以祭而蠲其征若士庶人之無

田者則爲之節而薦薦者謂不筮日筮尸取諸時物所有其禮亦云略矣然士薦用特豚而春韭夏麥秋黍冬稻各有其物則又未嘗茍也近世所定家祭禮儀大率通貴賤得行之較其豐儉之宜若無能加于特豚之薦者亦可謂費省而易舉矣然士大夫家每病於難行者豈非禄田之法既壞力固有所限不克以副其心邪先王之禮廢絶不講可歎也已薛瓊山大族累世之田每增有爭慮其久或堙墜將標其封傒畝步之廣狹多寡

附譜以傳而請予記其事夫禮失而求諸野野猶有取也況今士大夫家由義起禮以敦孝敬而不失先王之意若祭田云者可無其說乎故為本夫禮意書之以告薛之後人

濟寧新亭記

比年河水泛溢都水歲調吏卒起隄防捄水費以鉅萬計水至隄輒壞不能支而患愈甚乃十一年春御史中丞梁岡戴公奉璽書來理河事公之策則不然其言曰

往者河水東南流經梁宋入淮其别流由故汴道過彭城下吕梁背出南清河以與之會二水分流故徐沛以北無水憂已而彭城流絶梁宋經流之道又弗利河始騰蹙而上環曹濟徐沛數百里滙為水區未幾年也夫不深求所以泛溢之故區區增修隄防恃數尺之土以捍洶湧之勢宜其激之而反甚也又曰徐沛以北地勢高於以分道殺水力為易水乘高趨下自淮入海道遠又漫且隘不有以分披之則淮浦之患方始爾是年秋

公策水將至先浚故汴道視常水患所及果减去二三議以冬初水落冰未堅大徵役悉理諸經流之淤淺者又以餘力經畫淮浦疏其入海之道蓋公之持論及與所施為次第如此濟寧為公治所南郭外少東直城闉舊有亭以為燕勞賓客之所公病其隘也命有司拓而大之池臺亭館具備其燕賓之堂題以江湖廊廟四大字而扁堂上小亭曰後樂他日某自京師道濟過公公觴于堂中酒酣移席臺上憑欄四望慨然語曰子知吾

所以名亭之意乎盍記之某謂公固分廟堂之憂以來者也功既有緒矣乃又退託于江湖之遠若不勝夫憂且慮者其微意可遽測哉漢儒譚災異或以河溢為陰氣盛盛極反亢故水不潤下而逆行為説迂鑿不切事情亦不可謂無是理然未易言也公之職河為重其憂當惟河為切某故詳其重且切者以見公于職事盡心如此且俾後之人有考也

漳浦鄭尹善政記

辛卯春余始識括蒼鄭君宗慶于京師君故浙東知名士有志操居京師不妄見人獨余與見相好也君好論天下事以為今人事不足為法士當法古人古人擅所長名世者多矣不能盡法要當法其心心苟誠于義矣其識見才猷有弗由義以行者乎弗誠于義而有是才識也秖以飾其弗誠而已葢余所熟聞於君者如此是時君已領漳浦之命將抵任余嘗私持君議論以㸃觀其為政明年壬辰冬余自廣右入覲南歸則聞漳浦人

頌君美政大約如與余言者始邑人尚氣輕生有小忿
輒自毒以誣人前後令長屢為禁約而不能止君至悉
理出受誣者反抵誣人之家以罪於是遂相戒不敢為
邑境土既析十分之四為詔安縣矣而繇役猶兼任如
故君言繇役出于丁田不當以新故縣有所增損屢與
上官言民重困可哀乃得條減四十餘繇不事歲所省
以千計君為政以愛養民力變化風俗敦節行崇名教
為急其利惠纖悉皆思有以及人是非可否務以自信

其心不爲曲從苟止以媚説上下故條貫皆有可觀推其意可以持之數十年而利其見於邑人稱頌者甚多而余所舉二事尤其大較章著者初君始爲是邑或有慮其迂及其既爲復有病其矯而欲撓之者久乃莫不歎服葢流俗之溺人深矣事必反求本心似迂不便文以諧俗似矯自古儒者皆蒙此名奚獨君哉詔安令何君其聞君能禁自毒欲刻其事以傳君聞而止之而君之士民雅菴林長史輩頌君美政者亦欲傳示久遠則

相率來請余文不置由是觀之苟誠于義而篤自信焉則人信之矣君事是已故為叙述以答邑人之意云

鄭孝子祠記

孝子名嶷字汝明康之石康縣海岸鄉梁村人父賜正統初以春秋魁嶺南鄉試仕蒼梧縣訓導母謝氏孝子生而穎俊未弱冠為人賦梅月雙清駿馬圖二詩句語警拔長老皆嗟異之賜卒于任謝挈喪與孝子兄弟還鄉天順壬午年流賊起廣西延入郡境破石康縣治至

四出為暴掠人口若繫之以質取其貨不得皆殺之謝在掠中孝子哀痛辭兄弟挺身入賊營紿賊曰吾欲匄母命豈敢靳貨貨吾母手藏必以吾代釋吾母歸取之吾在此母決不忍不以貨來也賊信之釋謝孝子既免其母而家實無從于得貨留賊已而賊為官軍所逼移營至遂溪縣拜臺村以前語詰孝子遂遇害賊平後耆民沈昱等狀孝子事蹟于石康縣表章之會縣廢事寢嘉靖丙申余行部至永安距梁村不遠聞孝子事亟索

二詩讀之果警拔不凡又訪其家得沈昱等狀草一篇為可信據無疑梁村故有社學一區始自前元時其後屢興屢廢至孝子之父兄復繼葺之以教鄉人之子弟孝子幼肄業焉近又廢乃請于巡按御史陳公大用即其地立屋二間各有翼室前為講堂其後以祠孝子復於永安城内為牌樓大書烈孝二字揭示通衢盖孝子之死於今幾百年矣一旦振發而暴著如此豈非一念精誠通于天地鬼神與百世之人心固有密相為感者

邪方其奮身詣賊志在存母而已母得全而身已死其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與梁村濵海去郡城二百餘里時有科第而人之景慕孝子也尤至深屋而祠之不但以發孝子之幽烈也又使後人知能盡性蹈義以死者雖窮海之濵百歲之遠終不致於泯没無聞中材以下或有勸而益勉于善其繫世教亦豈淺哉

重建永平廵檢司記

故石康縣之永平信立永豐歸德四鄉在縣治東北斜

入廣西界中環亙百餘里深阻而多逋逃舊設巡檢司以禁詰之又度地據險立營爲木閘以鎖諸隘在永平者曰平原營楓木閘其外距博白之西鄉雲廬諸山在永豐者曰木頭横嶺營樟木閘其外距鬱林之富民興業之興德二鄉大桂諸山曰沙尾營康樂閘其外距興業之懷南里在信立者曰馬頭營深水閘其外距横之端峯里而歸德之城隍營泰山閘正當咽喉之處盖其地外束而中寬如世所傳葫蘆形者自城隍以北逾嶺

二十里至康樂開則博白之狼麗江出焉合永平之黄藤漆桐二江北入貴之鄉江與大江合蓋廉之水皆南流入海此數小水者獨背郡以北其形勢氣脉若與郡不相聯絡者故往往能為冦孼以梗吏治然其地山髙氣深美田疇斬山為業饒于竹木穀米射獵之利春夏間江水生筏浮舟運以下蒼梧南海者不可勝計亦兹郡一奥區也成化二三年斷藤峽冦作破潯貴鬱白轉入郡境先蹂數鄉然後石康不守而郡城亦以殘破當

是時使先賊未至命一驍將將軍軍永平以扼路賊未必敢入就入亦必旁畏牽掣未敢長驅縱掠其禍若當時之烈也豈非數哉其後寧謐日久流毗漸歸舊荒田日益墾治宜爲之稽稅籍正疆界分别主客戶立保伍之法以約束之庶幾可使其尊吏畏法比近地而以懸遠莫之省慮逮其爭而訟訟累年不能決至相仇恨殺奪不能制然後草薙而禽獮之至無類乃止盖自成化弘治以來如是者數矣最後甚不得已廼棄以畀狼兵

此所謂引豺狼以守藩籬而欲與之俱安胡可恃也初石康既破不能縣省入合浦其四鄉者亦併為歸德一鄉巡檢司寄寓無常處弘治元年移寓靈山石隆堡僅存空名而已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檢郭盛千夫長甯文聰求故司舊蹟得于永平村請復建廨宇徙居之又漸葺故營閘以聯絡其聲勢議上府府為申議報諸司其費與力盛與文聰率鄉民相勸為之官府不與焉其明年乙未秋八月余抵郡而工適訖功兩人者以記來請

余諾之未暇為也又明年丁酉戚秩滿去後一年文聰亦死余復檄其子令長千夫其冬有浙學之命將行矣念既許此兩人不可以生死去留而遂易之乃備書始末付署事義民林中鳳刻石以成此兩人之志云

信芳亭記

雷州西湖之勝聞于海北然縉紳南遊過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有宮室亭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杭

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遊者踵至兹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瀲灧吞吐萬象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靄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嘉靖己亥石盟孟子雷謫貳雷州始則湖心小島累土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為壬寅春僉憲夢山翁子溥廵歷至雷遊斯亭而愛之榱桷瓴甓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與叅戎鳳山劉子經適以

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余二人于亭上酒酣憑欄四望慨然歎曰賀知章林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盛日酣于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望東阻城闉西醮冠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君子盖有抱忠懷潔走朱厓萬里至于僦屋躬耕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于後世之名哉卒其所以名者諸君子盖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

既學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于人必有以獨知於天者周公之聖而不悅于召公七十二子于夫子亦不能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席猶且若是况于以遠外之身逡巡末俗而欲俛仰脂韋以求聲光於上下不亦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與劉子矍然竦聽復命酒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東泉姚公祠堂記

古者學官天子始命為教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四時於先師又率學者奠於所教之地樂於瞽宗書於上庠詩於東序其禮專而且數説者謂先聖道尊先師分親故祭有疏數之不同如郊廟然然所謂先師者皆身備道德又能自達于一藝生以藝教學者没則為之俎豆以報之古人師弟子始終之間恩義兼至如此聖人著於禮經葢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情所强為也後世釋奠禮廢唐以後始以孔顔為先聖先師通祀天下而學

校之師名存實喪泛泛焉以名位相維繫而已其德行道藝既無以相成又安能使之終始恩義而思所以報之如瞽宗之祭也哉千數百年惟文翁安定二祠於今為烈而教亦弗傳可慨也已故兵部尚書東泉姚公先生弘治癸亥冬由禮部員外郎出僉憲廣右提督學政始至慨然以振作人文變易習俗為已責諄諄誨誘晨夕不倦其條規甚嚴而科級有序其道自程朱以達于孔孟其法自事親從兄進趨揖讓誦數講說鉅細畢備

其大要以反身踐履為本凡時尚之浮華詭誕不稽於
聖者一切屏去不使雜學者耳目其心地光明誠意懇
切感發化導又有出于言語條約之外者故一時學者
翕然敬信而推其盛以為雖蘇湖在當時不是過也正
德丁卯丁内艱去學者皇皇如有所失比服除詔還公
廣右又一年乃遷憲副督學閩中而廣右學者思之不
置已卯相率即宣成書院之左建祠肖公像其中朝夕
瞻依宣成書院亦公所建以祠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

公其陰為提學公署公嘗於其傍作五經號舍以棲學者於此祠公即古者祠先師於所教之地之意也抑又聞公在廣西不但明教法以淑學者之心其於飢寒疾痛視之如已貧者喪者婚娶之無資與遠方來學者咸有所給其恩義兼至真不啻如家人父子去今數十年咨嗟感慕常如一日而豈聲音笑貌所能强合也哉師教之恩古人推其重至與君父等而又以為君臣父子之倫頼是以立瞽宗上庠東序特六藝之一師耳其祭

猶且專而且數如彼況身備道德教澤覃于一方者庸能已邪數十年已往之師且不能忘焉則夫生我食我昊天罔極推此心以往其不淟涊陷溺以至遺親而後其君也必矣師道之植人極如此廣右學者其尚能講明而敦守之則公之教與此祠雖與文翁安定同一不朽可也湖廣方伯桂林徐君公高第弟子作祠時與學者劉廷敘輩共議經始者謂祠久未有記公督學閩海某嘗供灑掃門下知公為詳書來徵文某不敢辭也然

公去後十餘年復以都御史提督百粤夷亂安民當大書特書而此祠乃學者所立故特為詳其督學時事至夷難大功欲當别為論著云徐君名乾字健父

尚志書院記

廉州府學舊在城東北隅縣學附其左左逼城垣右瀕故濠庳湫湫陋學官弟子屢以為病圖遷未果余守郡時乃為兩遷之縣學于城外之南屯府學于城内東南朱砂岡之陽因老氏宫拓治之而稍葺舊學為有司歲

時拜表習禮之所然府學改遷未幾余即奉命兩浙督學廟廷規制與夫講堂齋舍廨宇之類未及備為而去其後又閱兩太守雖嘗為之竟未克備甲辰冬今太守胡君鰲首重學政既修學如制矣又患弟子日增齋舍不能容則因故府學增修以為書院中闢講堂旁列齋舍講堂後為會食之堂又其後為度書之閣門庭涂徑沈邃嚴整于是兩學之士進則瞻依夫子廟庭升降揖讓于階序之間禮法肅然也退而藏修于此又得屏紛

嚚一思慮親師取友無異物以遷其業其饟廪膏燭之費咸有所給不以累乎其私其于學也真可以不勞而能矣所患者惟恐志有不立無以實其功爾夫古人入學之初即欲明明德于天下其所志之高且遠如此要其所以用功惟欲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其曰欲之云者一念為主于中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不得所欲不已夫子十五志學所志即此欲也又以恥惡衣惡食為志道者深戒所志所恥學者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從違

之端矣夫志於所不可不志則反身有力積其功用以至明明德於天下非由外也恥其所不當恥徇私襲取之弊則雖至于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必且隱忍為之嗚呼嚴矣今學者之所志而欲者果何事邪其亦有同於古人乎其否也必思有以易之易之之方莫若亟去所不當恥之恥不恥則不求不求則此志無所封蔽摇奪如初奮之雷驟決之水果敢堅定其進而達于古人之學孰能禦之胡守既成茲役狀其事來白且請揭之嘉

名以昭示學者余為名曰尚志書院葢學莫先于庠序

道莫備于聖賢今之士其操術非不正也志有不端所

操之術適以濟其私心而誤天下國家者有之矣苟顧

名思義常惕然警省于心焉則書院之所資于學力者

豈淺乎哉

鎮海樓記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我

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以為金湯是邦隱然

實當管鑰之寄城内北偏有山曰粤秀拔地二十餘丈
國初天兵南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永嘉朱侯亮祖
始作樓五層以冠山巔曰鎮海樓成而會城之形勢益
壯其後樓漸圮成化中總督都御史襄毅韓公命有司
修完之比燼于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艱持弗決者累
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御史陳君儲秀折
衷羣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為木石瓦甓丹漆僦
傭之費選用能吏稽董工程以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

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規制如舊而閎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為亭曰仰高左右兩端跨衢為華表左曰駕鰲右曰飛蜃舊所無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擒首齋嗟若失所負及其既作重簷飛閣迥出雲霄以臨北戶羣山內向大海浩渺如免者之冠瘘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

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于一樓於是乎始作列聖繼統
昭受休烈至我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
興也又適值于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營室織女以指牽
牛之初粤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其方宿為朱
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有足徵者斯樓之成豈徒
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章我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
本本明示得意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為

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為其臣者莫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于一方而不知有政理之要風俗之本此偷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位自晝一食息一起居無一念不屬于君父其于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為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

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于古所謂黎獻者于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愧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刻石

小山刻石

小山在五公北麓前挹平蕪後負列嶂大帽盤紆於其左輞海灣環於其右嘉靖己丑冬余始遷自香山下結屋居焉諸葛長嘯之廬司馬獨樂之園古人高風匪余

敢望若夫山川幽曠景物鮮澄仰觀于山則雲蘿發興俯狎于野則魚鳥會心盼北極于中霄結殷念于千載雖古人可作未必不同斯抱也屋成歌小山叢桂之章以落之遂書其所以勒于山石以諗來者前進士淨峯道人張某維喬父書

平魚窩刻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爲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

陳圭征剿馬平縣五都諸蠻據危險為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歲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為三道右參政鄭絅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艮北岸左參議趙崇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册洛滿南團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霦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髙桅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册洛滿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

鞍髙梔諸巢冬十一月幕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參政張
烜從至留參謀畫又檄副總兵程鑒馳入兼統諸軍晝
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為備明年丙午春
三月僉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已而復乘之各
募敢死士緣石壁夜登奪其險隘據之諸軍以楯相擁
翼繼登戰于隘中又戰于支頂且戰且登遂至絶頂火
砲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
午魚窩破魚窩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

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俄而髙梴同艮諸巢破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也自秋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効命謀猷審壯異論莫能譁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千蔓周觀營壘閱諸將功最叙刻于厓石山可夷石可砥惟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千年永永無已

小山類稿卷十四

小山類稿卷十五

明 張岳 撰

祝文

廉州建啓聖祠告先師文

迺者聖天子稽古禮輯羣議原本先師之所自生命天下學宫皆得立啓聖公祠所以尊隆道統之典曠絶千古而荒郡有司奉承弗虔制度物采一切茍簡甚非詔

書意也其不勝悼懼謹與學官諸生議改建于先師廟左卜日興工咸以詔書從事庶足慰先師在天之靈且仰稱聖天子尊崇道統之意其與學官諸生朝夕瞻依亦有所興起惟先師實鑒臨之謹告

遷合浦縣學告土地文

維山川之氣時翕時見皆有神以司之若翕久而數將通則神之精光浮動涣發與人心目有不謀而自遇者其等乘兹將通之數改建邑校于郡城南方陽位歲丙

日丁文明參合維神久顯其司而機實使之某等又將永賴神力以圖功于不墜者也敢不虔告

祭告海潮文

本府海潮之神大廉和融二山材良且堅以珍珠禁厲舟檝弗敢通而郡中公私興作日尋斧斤於近郊材鮮良而山將竭民又以病告某嘗與僚吏僉議欲有以均節而紓其力邇者改建合浦縣學令梓人於二山擇其可材樑棟榱桷者斲而取之將由海澨以達江干惟風

水參差非憑仗神靈則曷由以濟假以數日之晴木集于肆士有棲止而民不重勞在神倏然呼吸間耳而其與僚吏諸生受賜則既大矣故敢竭誠以叩尚饗

康州祈雨告社稷文

古之良有司教民稼穡相五土之宜並蒔五穀故雖有水旱不能為災太守為政三年矣猶有不墾之田不種之穀醜顔事神憂愧無已神不垂矜憫又督以災旱是使太守不能有其民而終無以事神也神為民而

立太守為民而來旱乾累旬民且薦饑豈特太守之責
邪維神黽思其責使太守有所倚仗以育其民不勝幸
甚

告山川文

此邦之人無溝洫圩岸以耕無貿遷蓄聚以食取給
於歲而仰成于天數月不雨釋其犁鋤以待饑饉流
莩而已夫民不能自力為旱備以至於旱而無以救
之此長吏勸農無狀之過也吏信有罪矣神崇深變

化血食此土寧忍坐視其燋炕而莫之恤乎惟大霈甘澤以紓此旦夕之急而適長吏以罪固無所辭也謹告

告城隍文

自去冬不雨至于今五閱月矣此邦素號多雨或連陰弗解漲潦驟至以至妨害稼穡者乃其常也而未嘗病于旱乃今病甚矣穀將投土而不得敷芒以達一年之計邈焉無望此吏不良于政有以致之宜獨蒙其罰民

則奚辜惟神聰明正直司命此土吏知無所逭罪敢以自歸于神而爲無辜之民請命惟神其鑒照之

告殿中公墓文

嗚呼文獻公兄弟四人惟公子姓最蕃公諸子傳者九房惟第五房僕射府君子姓尤蕃且顯而歷唐五季遷徙離散在宋惟廣漢在今日惟我錦田尚知爲系出于公也始興之裔寧能無人昧厥本原至牢原丘墓亦以文獻夫人訛之蓋譜牒放失世派無傳子孫不知祖公

而祖文獻亦其勢然也近者丘壠之變緊羣不逞豈能毀傷公精靈在天體魄在地餘庇在血屬磅礴憤鬱必有所假手而發使誌銘流于人間然後訛謬始正亦有數然也誌公墓者有云惟岳降靈自天鍾美其初字鍾靈而名幼時先人所命也始符守以盜伐文獻夫人墳移文諸司某曰此非夫人必我殿中而稱夫人者同辭其曰必不得已則啓視之以囑符守啓之而果然不肖名與字又見諸誌者如此噫其偶然邪公精靈在天

體魄在地餘庇在我血屬必有時而發其非偶然也在宋惟廣漢在今日惟我錦田子孫之克靈承公庇者亦希矣公能無意于冥冥中邪公勳階封贈碑文尚傳謹伐石大書以表隧道惜子孫之在始興者旣無以辨其所出某輩又不能舍閩中丘壠來此將謀作屋買田以奉春秋而託始興族人守之他日子孫能來此者則令一人來此就不能來牢原丘墓庶幾可以無廢嗚呼其可念也已公靈有知尚其鑒亮尚饗

韶州三祖祠告文

遠祖殿中府君僕射府君祕書府君之神曰惟我三祖奕世相承德業風節史冊大書有足以興起邦人於百世之下不但為一門一時之光而已喪亂之後文獻逸淪聲影沈歇能知系閥名諱者亦少矣況所謂百世興起者邪某遠藉先緒竊禄來此既表揭墳墓方謀作祠屋以續香火而有司以繫官田廬來告請稽典禮登載郡祀使鄉人後進考論流風有所師仰輿論所同某不

敢辭謹涓嘉辰率有司郡士及族家子孫奉安神靈伏
惟即安宇居用荅羣情髙風激揚百世如見尚饗

英德告辭先大夫祠文

惟我顯考當正德末為天子作牧兹土惠化洽流登食
明祀不肖孤蒙被先訓備藩嶺嶠嗣德無堪叨忝濫分
兹者蒙恩晉貳中臺督撫南楚奔奉簡書拜别祠下追
慕音容曷勝摧愴伏惟盛德流光子孫民庶實兼覆庇
不肖孤責重材輕若涉淵氷冀憑先靈默賜保佑庶幾

彿隆官常以爲縉紳羞惟顯考其鑒臨之尚饗

江西撫院祭土地文

本院土地之神惟兹中執法之地有神以司之豈惟相協厥居亦將謹察其行事以告于帝而賞罰之歲序告成一歲之公私隱顯咸在神聰某不敢有所祈也惟恭舉常事以報神相協之德尚饗

祭井文

本院司井之神惟神抱寒洌之性居吾堂廡之下而混

在泥滓辱於隷人者多年矣夫耳目蔽于近者尚如此況人情之遁于幽遠者乎此吾所以重有愧於神也諏工淘治泥渣去而寒洌通神毋以不食為惻惟益懋養人之功以與汲者並受其福尚饗

梅嶺告曲江公祠文

公昔閔越人綿材薄力負任于層崖之徑故攺鑿此嶺化其險阻以為坦夷人之勞者稍康矣然而南海貨貝絺綌器用盈實畢之橐方軌北走者亦讙號稱便誅求

益深膏血日竭茲嶺實崇之厲階也公忠孝正直日閱
北走之行李見生靈之憔悴其亦無慨然于中乎邇者
天子不以某愚無用付以全粵俾來督撫安車視履幸
免九折之凌兢攬轡澄清愧乏昔賢之風采夫内不能
以禮自克外又不能分別賢不肖濁潔而激揚勸懲以
矯變風俗欲使紀綱正軍實修繁訟不興奸宄寢息嶺
海内外咸遂生全者未之有也某之愚不能及此惟公
默垂矜念遏其邪心而相其所欲為毋使異日嶺海之

民有或睠顧斯道而潛然者則公之為鄉國賜不旣深且溥乎入境之初敢控瀝以告尚饗

英德先君祠告文

不肖孤昔赴郢楚攜挈孫息拜别祠下逮今三載復被簡書督撫兹土顧惟君親之恩地厚天高匪躬竭力萬未酬一仰慚先志俯愧僕馭幸兹密邇感愴益深遺訓所存庶幾夙夜惟先考其鑒臨之尚饗

祭文

合祭大司馬林泉山文

嗚呼昔我憲宗孝宗及今皇上嗣位之初四十年間當國家豐亨之會而公以布衣諸生擢巍科躋華要與之終始何其盛也逮于暮年由南都天卿轉叅外莞厄于權奸以去則國是駸駸然變更矣一旦天子曠然昭悟彗掃羣奸還公舊秩不復煩以職事命有司四時存問其家恩至渥也議者猶以舊人未究所用為慨嗚呼公今已矣公有惇龎碩大之德有正直清約之操有鴻深

典雅之學兼古大臣之所長者而多福眉壽有子有孫方之古人復何憾哉獨其遭逢而用不克終則夫去就進退之際又志士仁人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已也某等鄉愚晩生高山仰止銜哀一觴情寫千里尚饗

合祭史筍江給事文

嗚呼世之論富貴壽夭者兼觀器識而傳亦有動作威儀以定命之言今以吾筍江之死質之皆有不然何邪先生氣寂而顙貌和而肅言不妄發行必擇義其思湛

靜而不浮其守確實而不二足以固其精神魂魄而致之於久遠者至于譚理必究指歸論事必引大體責人不録瑕疵非局促繳繞不能厚受者比所謂富貴多壽皆先生所宜有而竟止於斯其故何邪先生卧病時吾輩日相與候問冀其速瘳已而體日加羸神氣日瘁吾輩竊疑之勉令餌藥先生曰吾誤餌二劑不與病對以此知庸醫無濟于病正當安卧以養之爾越數日愈甚則亟號之曰先生無容武之地貽子孫即不起亦有後

命否曰任之矣明日屬纊嗚呼謂庸醫無濟于病幷其
良者拒之不納吾輩不知命者不能無憾于先生然觀
其臨没安定無一語雜亂則所以自信者亦固有道也
邪嗚呼哀哉死生壽夭先生既無留滯又不肯爲子孫
無益之悲吾輩方且儌天援神歎恨修短經理其後事
兼哀孤弱之失所欲爲之曲處無亦非先生意邪世固
有事不同而理同各發于誠各踐其義以即其心之所
安則吾輩又恐力不能及心有不能盡以有愧于幽冥

也已嗚呼哀哉樽酒豆肉朋知咸在歡宴幾何忽然慟哭信人生之難恃而哀樂之無終極也先生有靈其亦有以鑒此否乎嗚呼尚饗

祭周兩山學憲文

嗚呼昔在乙酉與公傾蓋于閩嶺之上一語論心是後不相聞者十載矣去歲五羊復遂良晤顧鄙性之愚戇昧世宜以前趨惟公閔我屢形言色提攜教誨情切弟兄暨我南來握手叮嚀謂當思明夷之訓謂弗蹈迷復

之凶雖愚質之難矯敢不刻厲以率從窮荒遐落夢寐
思公日望征車遽此承凶嗚呼哀哉敦厚之資沈敏之
識而今不可復見矣某羈此官守莫獲撫殯清罇束帛
聊寄哀忱公靈不昧尚其鑒此尚饗

祭鄒靜齋學正文

嗚呼昔兩漢盛時士大夫爭以忠厚禮讓相漸摩朝廷
之所選舉鄉里之所甄評以及士大夫論交取友必先
問其人長者與否至永平建初之閒長者風誼微矣士

有一言近忠厚者衆猶矍然訝之曰是安得長者之言邪長者之行不可見而聞其言猶知異而重之此漢所以近古也歲在癸酉與公計偕北上公長數歲我呼為兄同時二三友皆少年氣盛譚論潦倒抵掌噭呼公以醇古之氣泊其間語無譁而心不競蔚然長者之風也當是時某與二三友者莫不斂衽於公矣朴俗既散前輩風誼日益遠至鄉井習尚亦漸變于時得聞長者之言鮮矣而況於其行邪公自偕計後即教郴陽歸卧林

丘始終二十餘年篤踐于忠厚禮讓而不衰士大夫有動世變之思而欲遠挹流風于兩漢之盛者不於公乎覯行而誰覯公子君哲持嶺東憲節料兵于廉典刑公也器業又駸駸遠到未艾盖萬石之後必昌于公之門當大漢世名卿大抵多長者子孫也公没而不亡者其不在于此乎情阻獻奠文以告哀公靈不昧尚其饗之

祭大司馬毛東塘文

惟公秉金玉之資具經綸之材遭際清朝蜚聲仕路

始理郡刑名揚浙水繼秉霜簡望重臺端旋由棘署進
陟中丞詳讞人以無冤撫循獨持大體既乎晚節復遇
聖明南平交夷長纓繫銜璧之酋北經塞垣千里息暮
烟之燧比綱紀乎内臺復張皇于本兵老成重于典刑
輿論方歸精神未及折衝時運多阻甫懸里門之車遽
呼臯某之復遠略炳其若存文江為之失色嗚呼哀哉
某學非有用久辱公知推轂所及寧由switch管尺書相示
莫非肺肝闊别數年期再陪乎杖履分流一嶺遂永隔

於幽冥初聞訃音驚若夢寐莫叩西州之扉永絕鍾期之響寄哀一奠悠悠千里嗚呼哀哉尚饗

祭學憲陳紫峯文

嗚呼紫峯一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胷有瀉落長江之辯論文足以籠罩百物氣足以旁魄宇内不但今世之所希雖古稱邁往之士亦或難之至於孝友天性造詣深醇飭躬砥行慕義彊仁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非特邁往之士所難雖世之

號為講學君子或未能以無歉於兹方其擢第大廷服官比部羣公斂衽士友傾心謂瑚璉之器宜亟登于清廟乃卷而懷之以自輝媚于山澤之間一丘一壑一觴一詠遺落世情逍遥物外夫其學問之成諸已固已涣然而自得其出處去就之際又峻潔光明而無疵尚論人豪舍凡其誰嗚呼紫峯自昔豪傑遁世類多有託故步兵長醉五柳耽詩凡嘗評論人物至陳元龍孔文舉之為人慨然嘆曰廣陵之樓百尺北海之罇不空人生

如此足矣擾擾何為此正德末年也其高風遠韻殆將
翺翔千仞之表奚止樓坐元龍罇湛文舉而已邪某之
交兄實自丁丑京華雪夜古寺踈燈舉觴相誨無扣不
鳴兄惟我師豈云其友一別十年尺書再通尚冀他日
言宴從容去歲之夏次厓書來以兄訃告開緘失聲手
足如墜嗚呼紫峯兄果厭世而長往耶哲人即逝吾無
以為質矣隻雞斗酒其能有以酬宿草而寫悲腸也邪
尚饗

祭座師大司徒李涔涯文

惟公弱冠擢第兩宰名城寛嚴互用政稱廉平御史持斧秋肅春生爬梳利病條貫繩繩予告里居寡所將迎起整戎旅灘水為清榆中列榮尊俎甲兵入貳太宰載陟夏卿兩都迴翔邦賦作程歸守林泉衆望方幷疾病乘之竟阻千齡標高多風臺崇忽傾屈伸孰尸元化冥冥嗚呼哀哉公昔按闈秋試懸衡虚薄無取能為重輕羣視騤騤公眼獨明心期浩邈歲月峥嶸顧安蹇步恐

負生成往赴漢上公門停旌歡笑握手誨屬丁寧及茲再來翳翳荒塋墓木未拱狐兎縱横追惟夙誼悲哽填膺願言灑掃逼此嚴征芷蘭薦潔毫素敷誠躊躇忍去寸心紆縈公神不昧庶其我聽尚饗

祭許松臯閣老文

惟公世哲宗工登庸三事承家體國竭孝盡忠蘇聯父班亟見稱於廣平范繼先志亦收功于元祐前有元祐之遭故進而必申其守旁乏廣平之助故退則必決于

義終始大節無愧前聞闈依獨樂尚結餘忠表留午橋遂齋宿恨嗚呼哀哉其素無先容特深知顧起自淪落置之雄班其非有求公豈爲賜奬以大義成其至公門館未登書記僅奏惟有此心耿耿在側承役荆楚北望洛師瓣香欲展路阻願違緘辭千里臨岐涕揮尚饗

祭馬明山長史文

嗚呼吾駐沅二載所閱士大夫多矣求其德器謹質趣尚端正語皆由衷動不逾則如君者不多得也君見幾

辭祿結廬明山之下一室靜坐脩然有塵外之志余每造之竟日忘歸君亦時或詣余喜為余傾倒焉不見月餘遽以訃告雲山失色逝水滔滔使余安得不遡高風而永歎悼後遊之無從也一尊寄哀君其我鑒尚饗

祭徐方伯波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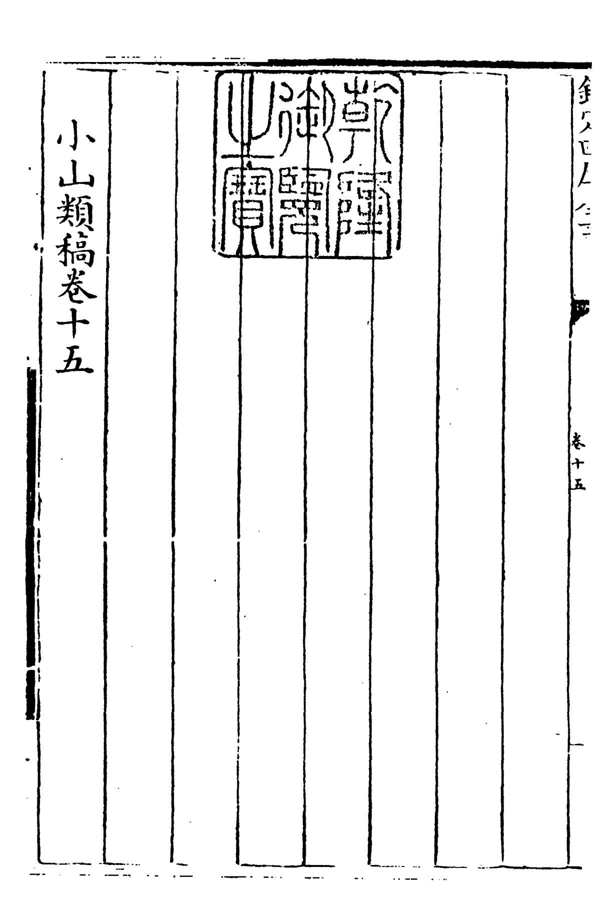
嗚呼沅江之變因循十餘年必待君一死然後討賊之義明敵愾之氣振其有關于滇南大數亦不小矣悠悠之議亦有訾其涉于輕者君篤信所學而以死守之不

擇難易不眩異同皎然不欺其志以即夫心之所安此今人之所難而古人之所必取者悠悠者奚足知君邪衣冠之櫬東過瀰水念昔相與意氣若存臨奠抒情君聞不聞尚饗

祭任竹坡中丞文

嗚呼與公共事征苗之役自秋徂春七更蓂莢聚師于疆埼糧于庾萬騎前驅夷厥險阻苗頑幾即工矣而狂狡潛作越又兩月乃縛其渠魁輯撫餘衆方審察利害

毋違好惡養同吾人爰俾得所而公以勞瘁舍我而徂良工心苦誰復知者我雖知之又未敢言嗚呼哀哉公有溫良之性精敏之才潔白之行蓋世所需以為用者一方猶以為小小小亦不可留焉天於斯世于善人果何如也雖然沒于官署無異正寢寮屬視斂無異子孫以死勤事義配古人處世雖短而不亡者長公又奚憾聞公之病問訊相屬比聞公訃不能往哭老病支離感念今昨臨風一慟哀徹冥漠尚饗



小山類稿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小山類稿卷十六

明 張岳 撰

墓誌銘

新寧教諭莊翠峯先生墓誌銘

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翠峯莊先生之子伯昊等卜葬先生於錦溪前峯嶺頭深之原狀其事授淨峯張某俾為之銘某生晚不及識先生壯時也獨記頃年嘗以通

家子孫謁拜先生一室雅靚圖書筆硯之外無他物先生終日整襟端坐點勘書史雖分註小字亦精細不苟是時年幾六十矣與人言縱横穿貫歷舉古今理亂事理物情之變能使聽者悚然莫或窮其辯也至其聞人有善與義當勇為者必咨嗟稱賞惟恐人不及知其好學樂善如此盖天性然矣自科舉興士之敏茂者拘有司尺度分章摘句以備一日之用既得所欲則已先生獨能博其用心精勤不倦以至没身後已焉非才不逮

乎中而志不困于事者其能然邪嗚呼可謂難也已先生初以詩經游邑庠領成化丙午鄉薦弘治癸丑入乙榜就選人授署湖廣新寧教諭新寧湖南末縣自先生為之師學者始知所嚮方議經術考古製器以變易學者習尚會有中以飛謗者遂觧職事歸既與時齟齬故獨肆力學問閒以所得作為文章歌詞皆閎麗可讀自邑長貳縉紳以及後出之士莫不樂親先生而敬其為人先生亦喜于延接人為傾倒然其是是非非不苟也

在新寧時安福劉御史遜言事出知武岡又為藩府所擠人多斂跡先生獨往來經紀識者韙之劉後復官至福建按察使累通問先生且求見先生竟不見其持重又如此曾祖諱永傳祖諱儒考諱顯將仕郎母洪氏配陳氏生子三伯伯吳仲伯珠季伯範庶出女一適庠生連珏孫二應麒應麟伯吳伯仲弱冠遺游邑庠志氣行業已為同輩所推盖先生之教云先生諱鵬字萬里翠峯其號生天順丙子十一月十八日卒嘉靖壬午五月二

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墓乙向有遺稿數卷藏于家銘曰
嗚呼先生孰搤其衝而導其中雷風振撼宇宙晦霿詭
靈祕怪慌惚殊蹤有守其一不内以訌頃刻洞視萬變
皆空嗚呼先生是以永終千秋考德式此幽宫

省齋莊公墓誌銘

邑南二十里上田山岡巒圓秀連疊而南六七里山夷
水緩田原肥美前臨萬安江風氣萃止往年余每過而
愛之以為必有鍾是秀而生者後數年乃聞山麓霞曽

村莊氏有子應禎甚聰敏始業舉子出語已能壓其儕輩未幾舉于鄉又成進士戊申秋余自兩廣被命過家應禎以紹興推官丁其先人省齋公憂家居奉狀來請墓銘余素知公為人謹質孝弟美行内藴與山水之氣似有相待其發于應禎豈非所謂天人理數之符會者乎按狀莊之先世自科龍溪西來遷至公三世矣畜而未聚中更變故頗有所折棄公毅然自力欲有以振起之其居族黨閭不為岸異詭卓之行循循然無以異於

人也而事親無違顔色父没兄伯蚤世貶衣損食藝農

圃樹松竹夙興夜眠與兄弟均其有無先世祭田棄折

與人者力贖以歸歳時祭祀必敬謹如禮庭除間無一

日不掃也讀書能曉大義喜接儒生聽其講論灑然忘

倦與人交不苟為然諾趨其緩急以事就謀者告之必

竭其忠其不合於義必反復勸諭使知改乃止故鄉稱

長者必曰省齋始雖無以甚異於人而其積行之所至

人亦不可得而强同焉晚年禾稼覆隴松竹成行婆

娶丘園有足樂者而應禎又能致身科第以成其志
人以為公力善教子之報也祖廷愛即溪西始遷者
考諱元璣妣某氏繼某氏以成化壬寅七月五日生
卒嘉靖丁未七月九日年六十七娶何氏職内勤謹與
公媲德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
若干子男四長應鴻娶某次應文娶某次應會娶某應
禎其季也娶某女二長適陳某次適何某孫男十一以渾
以瑞以濟以渙以沉以澤以潛以鳶以夔以盡以莅墓

在十九都湖垻山之原已向其葬以己酉某月日銘曰
不有以業之孰得而收之不有以挹之孰得而酬之吁
嗟乎公行不越鄉挹之彌沖業則有常是以居身無疢
志而没世有餘光湖垻之丘體魄所藏松檟日大莫敢
毀傷

賔州訓導鄭公墓誌銘

公諱友字輔仁别號信菴劒之南平人曾祖克榮祖孔
齡父文禮皆以士行隱于鄉至公乃治毛氏詩遊邑庠

為弟子員振振有文聲正德庚辰貢入內廷試教職授廣西賓州訓導賓荒獠雜處絃誦衰鮮有為公憚是行者而公之子慶雲適由南昌治行徵入亦力止公勿行公不聽其明年辛巳今上入繼大統選置諫官慶雲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又明年兩宮尊號覃恩得封公如慶雲官公辭焉是時大禮議興大臣相繼去位小官或死或謫慶雲累上章論諫不見省公又在數千里外晨昏缺侍養乃移疾東歸遣使迎公于賓撫按諸司知慶雲

者亦亟勸公且給之驛傳俾歸至南昌髙家渡感末疾不起則丙戌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六公爲人敦篤勤敏治經有密致剖析條理後生多就師之既屈于場屋老益貧至無家以居及慶雲登進士第歷潛山南昌二縣能以名節厲其官亦無紓若家之貧者故賓州之行公語人曰吾豈不知賓遠且乏才哉顧吾精力能勝此官未可以累吾子嗚呼可謂有志也已天性孝友幼喪母林孺人比長思慕不已歳時祭祀輒流涕事繼母

馬如所生與人處恂恂和易其在賓推所業以教其人亦多有成者配林氏封孺人子男一即慶雲由甲戌進士至今官女二長適生員萬同次許永州黄太守之子應春孫男一墓在某山之原卜以某年月日葬云銘曰
圓冠方屨左圖右書循是以行孰曰匪儒炎荒遼絶亦有彝倫我老未衰往訓人文青衿化洽在遠猶邇不有大者以付吾子木華維根丘崇維址鄭世有聞則自公始

荒山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軫字朝矩別號荒山泉之晉江人曾祖諱德驥祖諱鑄父諱瑚母某氏先生以成化甲午七月十四日生祖伯父都憲簡菴公占其命書喜曰兒當大吾宗比壯身長七八尺美鬚髯言笑不茍動止有容儀衆謂朱氏有子矣補邑庠弟子員治詩經是時蔡虛齋易學盛行於泉詩道幾絶先生獨與其師友三五人潛心講究久之有所自得不為時文窘束而于詩人性情及文公

傳注融會通貫自成一派泉人業詩者多從之屢困場屋志不少衰晚年嬰氣疾猶不廢講究或中夜一起坐而思之人有見其過苦者先生曰古人于此學蓋終身焉吾其敢懈諸然亦竟以是不起先生為人襟懷坦夷與人無城府而是是非非自有分辨居家孝友燕居必以禮雖對妻子童僕亦無惰容尤留心世務嘗米擇當今可行者聚以成帙通達詳練見之者又知其有治事之才非止于經學專門者也自科舉學興國論不下采

於鄉士之朴茂自修者反詘於浮華紛靡之習進不克有為於世其制行又不出於鄉里非有卓然奇偉可動人耳目者以故秉筆之士亦無從書而傳之以至於身名俱没若先生者余知之詳矣而能紀其行事僅止於此以此而望信今傳後以亢先生于永久亦未知吾言之果能乎否也悲夫先生以嘉靖戊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享年五十有五娶王氏早卒繼娶吴氏相君子無違德子男四淡洵液涵女一適林春暉孫男二有極有樞

墓在晉江縣三十二都石壁山之原巳向其葬以巳丑冬十二月二十一日狀其行者先生門人張天衢銘曰學以為已仕不逢時吾銘其丘千載不朽

王君墓誌銘

晉江惠安之間有地曰蘆田遠望蒼然在羣峯最高頂上至則邃然以深廓然以容闃然無市廛氣有王氏者居之數百年矣其地饒於梗楠松杉多良田有稻秫茯梁之利故其人樂生而易足又以遠絶外囂也故多勤

儉簡淨無競於時人處士諱某字某父凡俱蚤世弱冠即涖家事辛勤填植百凡以躬天性和易無他衷曲好賓客樂施予振族人之窮喪之不能葬與孤寡之不能贍者皆資之王氏之方尚既與其居地稱而處士為人與其行事又獨出族人以故晚年家益裕事益寡終其身未嘗一欺負人入城府地雖僻賓客樂至至則皆歡洽以歸及其没也無親疏遠近皆咨嗟哭弔以為善人不可得見而思之不已生某甲子距卒某甲子

為年五十娶彭氏能與處士甘其辛苦以成厥家子男三長良次清次豪女三壻鄭廷獻何時純陳子光孫男六因槐回松圖梓處士實晉江人而婚媾多惠安良與余皆龍盤陳氏壻故知處士頗詳因以銘其墓云銘曰維皇明嘉靖己丑冬十二月甲申孤子良等奉顯考處士歸窀穸石門者山其者向既堅且密永世其藏善人之蹟孰敢壞傷

廣州府通判梅峯莊公墓誌銘

公諱琦字元美别號梅峯弘治甲子與從兄晉陽同舉
福建鄉薦是時泉中與薦者十三人而先君在焉自先
君與公兄弟同升于鄉北試禮部入太學二十年間所
交接天下士無慮數十人其終不以升沉聚散生死變
易初意者亦惟公兄弟而已故不肖早得拜公左右竊
觀聽其言論行事而知公為人之實正德戊寅春公有
通判廣州之命語不肖曰吾乃書生初試吏即以十二
縣一州財賦倚辦於我將何如使上不吾疑下不吾欺

民於我無怨言而事卒辦則可某應之曰公有此心則公之所慮者免矣其後聞公以趨走拜跪間失小禮於廵按御史廵按銜之嘗陰使人伺察公行事久之竟中以飛謗葢公為人伉直自信負志氣不肯茍下于人又不肯為阿媚軟熟態以邀譽上下其臨官行事一以誠實節儉而自踈不蓄機穽設町畦故不恱公者以是媒孽其短或有勸公與辯者公歎曰吾有九十老母常恐一旦不得相見且吾亦老矣安能更折

節爲人役卒不辯而歸然廣州人至今稱公爲能又以
不辯而歸也爲人所難公之世與宋少師夏同祖皆自
永春遷郡城其遷於青陽則自九世祖古山公始父
諱繼曜母楊氏以成化癸巳八月某日生公弱冠遊
鄉校治周易三十二舉于鄉四十六乃得通判廣州
三年歸又二年而卒卒之時年五十一則嘉靖癸未
四月某日也先娶楊氏蚤喪繼復娶其女弟子男二
壬春乙冬女適林汝範皆後孺人出孫男二士英士

睿公受誣以歸也圖功未終不能無望其子壬春少俊爽不甚知學公常舉不肖激厲之及公没壬春益發憤讀書領戊子鄉薦連舉進士授廣州推官繼公治所盖公于是乎有子矣壬春將赴廣州以公與楊孺人之喪在淺土卜以庚寅四月二十五日合葬深下園先塋之側授某狀使為之銘嗚呼公之生卒俱後先君一年皆僅得下壽未可以止也而止于此不肖長大無成孤背先訓不能及壬春萬萬然其子之才不才公與先君皆不

及見矣終天之痛則與壬春同也乃抆淚而銘之銘曰

不約其躬其昌能容不貲之有其孰能守吁嗟乎公正

志而無尤侃侃服義達仕則優中途抵險折轅摧輈於

我奚戚於人奚仇隤然委順貴于其丘聲詩昭揚來裔

是求

江西提學僉事紫峯陳先生墓誌銘

正德丁丑天下士羣試于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修

褱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

谿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拆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子紫峯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以暴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理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戶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

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署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十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幷精微之意傳之者其于反躬履踐又未必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于義無愧師門者盖鮮矣先生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于人時輩未甚識也

虛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絶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為學先得大旨宏闊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功夫細密意味悠長逺非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郎署刑戸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糓非其所長先生涖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戸部嘗督船稅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舊不由閘從旁梁往來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微欲

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取贏餘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閒無事益得肆力于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得也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逌然發笑或喟然嘆息先生不以告人

人亦莫能測也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談叙風俗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脫灑超乎浮𡌟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齋既没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有司為祀于學宫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于

外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小大俱不足言余獨記其督稅一事者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必進而有為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經淺說文集若干傳于學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先居晉江青陽山元延祐間始遷涵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人生成化丁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九配王氏

封安人鄉進士一臛先生宣妹一臛亦虛齋高第弟子
子男三長敦履娶張次敦艮娶潘次敦豫娶曽太守仲
魁女女二謝道夫柯華新其壻也孫男三長復次徠次
未名女三敦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
于秀林山承德公兆酉山卯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
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
外先生臨别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凡得無意乎余不
能自决俄南巡事諫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異専門精詣洞觀貫于本原鍾鼎非豐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湓江紫帽流峙髙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兹式慰孝心

惠州府通判黄公墓誌銘

余讀古循吏傳咸以平易為政孜孜牧民不倦若何武朱邑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恒見思彼之感民誠有以也今觀惠州通判晴溪黄公縝密確實焦勞捍民竟卒

于位而吏民哀傷思慕十數年猶不忘蓋亦其人邪因
受公外孫舉人陳堦狀而叙次之曰公諱春字伯熙晴
溪其別號家世惠安之雙溪曽大父諱長生大父諱鍾
以壽賜冠帶考諱濬號忍軒妣鄭氏霞莊德興丞欽女
繼妣王氏公幼警敏六歲遭鄭孺人喪即悲號若成人
十九補邑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肄業太學益刻若
覽究窮極領要發為時文根據隱括儀度斬斬學者稱
焉正德辛巳授廣東惠州府通判職捕盜賊公才優于

繁劇有應變濟務之用又蓄問學多淹歷一出之以平易惻怛日籍籍起治名上官獎勞相屬且奏其最郡饒險阻盜㕑其中積逋逋抗公即廣詢要害規畫方略以次追捕襲博羅盜張五營盡俘之河源賊李文昌懾公威聲遽求欵服時有龍川盜謝榮宗者兄弟七人為之魁勢甚猖獗迺命文昌往捕自贖公親督民兵挾與夾攻盡殲其兄弟而散其衆凡三除巨寇闔郡乂安公皆周旋行陣跋涉原埜芒屩杖竿步履上下更閱寒暑不

悍勞瘁繼追輿寧逸賊乘夜進兵暴雨大作遂以嬰疾卒于官舍郡民聞訃臨哭者溢于道路既十餘年余按部過惠民尚思念黄别駕曰是能綏我葢公之確實得之天性而學能成之不為矯矯異俗亦不能翕翕趨時其持已涖政必盡所當為與所得為不因以炫名射利人所歆豔者獨憒然自遠若將浼焉故其所就雖限於天未及光大而功在一邦亦卓卓可紀感在人心至于今未懈也嗚呼若公者使假之年以

底成績其去古循吏何遠哉所編著有原岐叢采助化
拾編一源天付諸書其文有晴溪稿公既卒于官道遥
子稺多逸不傳又足慨也生于成化巳丑十一月十三
日卒於嘉靖癸未九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五配潘氏
上舍生全之女繼娶仙遊陳氏後公卒子男二長玉斌
潘孺人出次玉玞側室李氏出補邑庠生女二長適翁
源知縣陳煇外孫指領甲午鄉薦次適張銘俱潘孺人
出孫男一曰坤公先卜御嶺西溪山為壽藏今嘉靖二

十七年戊申十月二十日始克襄事玉玦來乞銘先淑人于公為内表兄弟岳為甥行知公為深是宜銘銘曰

氣和色温持其躬仁者必勇試芒鋒夷厥險阻裒其兑摩揉震駴德威隆胡壽其施中道窮井里晏起思不忘有窈其室歸厥藏食德未報後永昌有欲知者徵斯章

汀州府經歷王公壽藏銘附

安成王公自汀州致其事而歸越九載為正德乙亥春秋六十有一矣召其子師顚輩命之曰陰陽晝夜之理

吾知之矣然吾不能控持化機也他日將以襄事累汝曹盡頏圖之于是卜地于新興鮎魚山鳩工命日授畚鍤而役事焉不數日告成公嘗幅巾藜杖上下岡巒之間見其若來而止若去而顧若持而讓卑者不削高者不坌反而息乎若所若春之溫若爾之閟則所謂乘生氣者天命神工或于是乎會公于是喜謂諸子曰此天下萬世窩也吾乃今知所以息心矣余聞而賢之曰公之達過於人遠矣其陶徵君之流與其讀鵩賦而有得

者與太史讀鵩賦善其忘死生輕去就至為之奭然自失公觧汀郡將歸郡守而下咸勸公上功狀或可陟一階公揺頭不答吏民有攀號請留者竟亦莫之留也公於去就之計審決堅定如此顧死生為何物曾足芥蔕其胷邪世俗以死生為大詫異狗欲忘生敝敝百年間瀕危猶不忍出一聲語以授其妻子公獨非人哉平居暇日為異時身體髪膚謀者尚如此況忍有生之欲以害其生之理邪由是言之公之賢過于人遠矣公事親

事長必以孝敬能一不任其喜怒亦不以甘苦難易分毫見于言面睦族善隣内外斬斬俱有恩意皆人所難者世之君子必有論公于事定之後而并述之予特取其大都之達于死生者以記藏之成云藏午向右連伯兄某竄爲予述其事者公壻河南僉事劉君遵教銘曰大化之無窮也而消息盈虚之數存焉則亦不能以不窮也儒者以歸根爲誕存息爲貪無意無必與化往來斯所謂達造化之理者而亦足以不窮矣百世之下有

過斯藏而式之其亦猶是也夫豈亦猶是也夫

神道碑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認齋余公神道碑銘

公諱祐字子積别號認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别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

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
焉公學問谿逕啟發于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
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
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公嘗署其案忤逆瑺劉
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
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内臣豪
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强府令為市改機
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涕泣

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公行素高𡢃孼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觧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寃獄按黜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

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槓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為出于程朱故于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

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摭朱子初年之説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録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葢公進

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埀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于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于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先娶胡氏敬齋先生之女踰年而卒贈安人繼娶劉氏封安人子男三長煞次煥次炵俱側室出煞煥邑庠生女一適劉時澤孫男一圭曾孫

男一公素清貧歿後無以為葬越十四年為辛丑六月壬申始克葬于縣治東之利陽鎮劉安人祔焉墓石未樹又三年為甲辰冬門人張某來撫江右乃叙公世系官閥與夫學術出處之關世教者刻石墓道繫以銘曰

學宗程朱如射之正一言以盡曰敬與誠前哲既遠異說震驚羣聽方瞶公心如醒剛明遄往期一廓清仁聲義色方矩直繩推以臨政物莫之攖公所獨持公所力争如有降監寧畏譏評滇海萬里少宰上卿甫命而仆

視天惜惜番水上游鬱鬱佳城學術尚論千載作程

墓表

行人司行人贈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武皇之將廵幸尚内畏兩宫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闕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鑾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静之説者揚言古天子

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邇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
即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
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
逆械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盡上南幸傳者謂濠將
以輕舟伏甲卒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己卯春三月戒行
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
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寺
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

械鐐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焉敬之為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切如丹青其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為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即羣伏闕死諫頗為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勲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

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内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揺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皆監察御史葢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録一子入太學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六十年祖宗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事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

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祕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盖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喻若敬之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者邪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死爲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爲浙江左布政而敬之所録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禄寺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又同事知其狀最詳以墓道之表見屬嗚呼敬之平生爲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敬

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為書之使後有述焉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寺丞石峯林君墓表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罷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

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為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餘歲稟素癯繁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階砌竟杖息微微弗續舁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絶就殮焉余時臥瘡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涕衆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攜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

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于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于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懾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黄後峯伯固于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葢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

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丞遣官諭祭録逢春入太學授光禄署丞轉九江府推官陞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春迎九江將之光禄任謁余别復申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巳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余强顔苟禄而巳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為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于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

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質夫名公黼別號石峯死時年四十四墓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即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

傳

余畏叟公傳

先生諱福萬祥其字也登進士第仕至二千石歷撫州平陽九江三劇郡擠于權勢左遷同知又歷寧波太平

致同知事家居而職二千石最久績最著最有聲鄉人稱之猶從其初官曰太守云先生幼有至性八歲失所恃事繼母以孝聞甫十四入邑庠郡大夫以公事至謁學升講堂奇先生字貌訝其衣服不飭衆以繼母對先生諱之曰家貧耳大夫初奇先生有遠大器而不知其識度本如是愈加奇愛永樂乙酉舉于鄉明年第進士太宗皇帝以盡忠國家許之盖先生以氣概自負耿耿形于色可望而知奉勅還鄉讀書未幾起為行人奉命

使交宣達有體交人悅之魄以金銀寶貨悉却不受夷情大服使還入對具述使事及卻金上曰魄贐之金可受也何故卻之先生頓首曰臣受命出疆國家榮辱攸繫而以貨易守彼謂使臣可貨也國家何賴焉臣恐死無辭四夷之侮笑也故不敢受上由是深嘉之凡有四夷之事必以命先生或正或介皆能稱旨而上注深矣庚寅車駕幸北京仁廟監國先生適廵緝南郡以權要朱主事不法具啓致法司擬謫先生戍籍先生令家人

緦究行在上覽表曰是非使交行人邪朕方欲用之安得有是旨遂取詣行在親鞫之果得其情遂命復先生職反罪朱所司皆置重辟時上怒不可測先生為叩頭死請迺從輕典先生之仇自此立矣其後以年勞擢撫州丁外艱服闋歷二郡左遷同知又歷二郡遂致仕先生方介志以忠誠結知人主不能媚事權貴仇人稍稍復用于宣德之末連結部院相與伺先生隙而擠之先生方與異己者為敵以故歷剔五郡積

二十餘年不遷竟中飛語坐貶其自九江左遷寧波也素不善先生者謂其重聽廢事叅政饒禮抗聲折之曰余福耳重聽其心固聰也與世徒有耳者較孰輕重凡以好惡為先生毀譽者若此類先生能自堅其守不為威愓利疚故卒完其晚節以歸居家和易執禮若未嘗有位者鄉人莫不加敬臨終立諸子床前歷叙平生既而曰是何所在也曰正寢有婦人乎曰無遂瞑目諸子亟請曰將無遺命乎曰無用浮屠士大

夫閏之歎曰余先生亡矣弔者執紼者賻者相屬于道張岳曰余家舊藏寅賓堂詩一章先生爲吾世祖經歷公所賦其辭甚偉余幼能誦之邇謁先生家廟閲家乘曰接前輩長者聞先生事甚偉使交爲尤偉吾邑有登科文筆諸山靈秀輸委百年來惟先生一受之繼先生後又不多見先生其偉人哉是不可使無傳也已

范節婦傳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朱氏越七年而

銓没無子父母老矣哭泣不時哀節婦哭曰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老吾又無子畢吾夫子道圖其後吾夫者不有未亡人恐遂已矣遂截髮以示不貳志常居一室屏斥珍麗不與羣笑歡雖内燕召弗赴勤治女工朝夕視具事銓父母如銓之爲子者人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爲守者爲其有子即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吾婦人當如是也有子與無又其有幸有不幸焉若有

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聞者慚服節婦今年八十有幾以銓弟子某後銓弘治末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朱氏之先有旌表董節婦者于銓為祖母及至節婦人尤詫云淨峯子曰懿哉范節婦之為節也聞其言蓋幾於知道矣夫婦母子一道也為夫不忍舍其子與為子而不背其夫一也節婦則曰為子守者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必若當然也者則為夫守也非以繫其子節婦其幾於知道矣吾故表而出之以風夫無子

而不能守者

小山類稿卷十六

